

# 定远人，谁没在风中等过那卤鹅摊？

何俊飞

在定远人的记忆里，卤鹅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象征一种浓浓的家乡情怀，谁没在风中等过那卤鹅摊？那是一种消磨不掉的舌尖上的故乡味。

身为定远人，我们是“挑食”的。定远传统美食大多是代代相传，手艺遵循古法，定远大厨们就是把精益求精的精神用美食传递下来，从而使定远卤鹅名扬江淮。

定远人爱吃卤味，最常见的就是卤鹅。如果家里来客人了，一定会“切盘卤鹅请你”，这已经成了定远人热情好客的口头俗语。定远卤鹅算不上山珍海味，却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。

定远卤鹅肉质肥美、肥而不腻，是定远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菜式，也是在外打拼的定远人怀念的家乡味道。

朱马位于定远县城东南22公里处。当地卤鹅凭借卤香四溢，肥而不腻，色香味俱全等特点，名誉曲阳，是邀客会朋的必备佳肴。朱马卤鹅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，通过几代人的摸索和改进，推陈出新，又增加四五味中草药和香料，使卤鹅口感更佳，香气愈浓。

朱马卤鹅选用满毛肥大的老鹅为主料，配以丁香、桂皮、陈皮、八角、花椒、茴香等二十余味香料和中草药，已成为定远的美食名片之一。

近几年，定远开了200多家“卤鹅”小熟食店。吃过定远卤鹅的外地人，常会捎带两只卤鹅，送给亲戚朋友品尝。

定远卤鹅是当地招待客人的必备菜。定远卤鹅到底什么味，什么味算是正宗？

定远卤鹅从做卤汤开始就特别讲究，做一锅卤汤要

老卤汤做引子。通常要6-8个小时。对不同阶段火温火候、熬制时间、下料次序都有严格规定。什么时候下佐料，什么时候下香料，用什么去除汤料杂质等，相当讲究。

定远卤鹅的香料和佐料加起来23种之多，正宗的卤鹅做法、流程和配方也是从不外传。

定远卤鹅对鹅的处理也十分讲究。活鹅宰杀后，去其膀胱。鹅内脏掏空方式是从鹅尾部开口入鹅腔，不许破坏肝脏，将其内脏掏出。掏空内脏的鹅浸泡3-5个小时去余血。

卤，是中餐非常传统又悠久的烹饪方式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卤水是古代没有冰箱时，为了保存食物而想出的权宜之计——将肉类或其他食物放入卤水中卤熟，一般可保存几天，卤好后若再风干，则能保存更久。而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，卤出来的食物竟别有滋味，于是卤味渐渐开始流行。

卤味的历史悠久，从地缘分布来看，几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卤水，从技术角度来看，区别只在于药材、比例不同。

吃货江湖，若论卤味，定远卤味在江淮地区则排名靠前。色香味俱佳，又有悠久历史。卤味，是指将初步加工、焯水处理后的食材放入配好的卤汁中，煮制而成的菜肴。其中的卤汁，需要用八角、桂皮、香叶等香料，熬制数小时浓缩制成。卤汁就是卤味的灵魂，卤汁的好坏，直接影响卤味的口感。

上乘的定远卤鹅肉，肉质鲜美，卤香浓郁。一块块皮肉相连，中间隔着一层油亮的鹅脂，粘上卤汁或是蒜蓉

醋，一口下去，肥而不腻，相得益彰。卤鹅掌、鹅翅的每一寸肉都富含胶质，柔韧可口，味道鲜美，每一寸都是精华，让人吃完回味无穷。许多人冲着鹅掌而来，口感劲道，咬开还会弹回去，和其他部位比起来，鹅掌的回味最无穷。吃起来脆脆的，有嚼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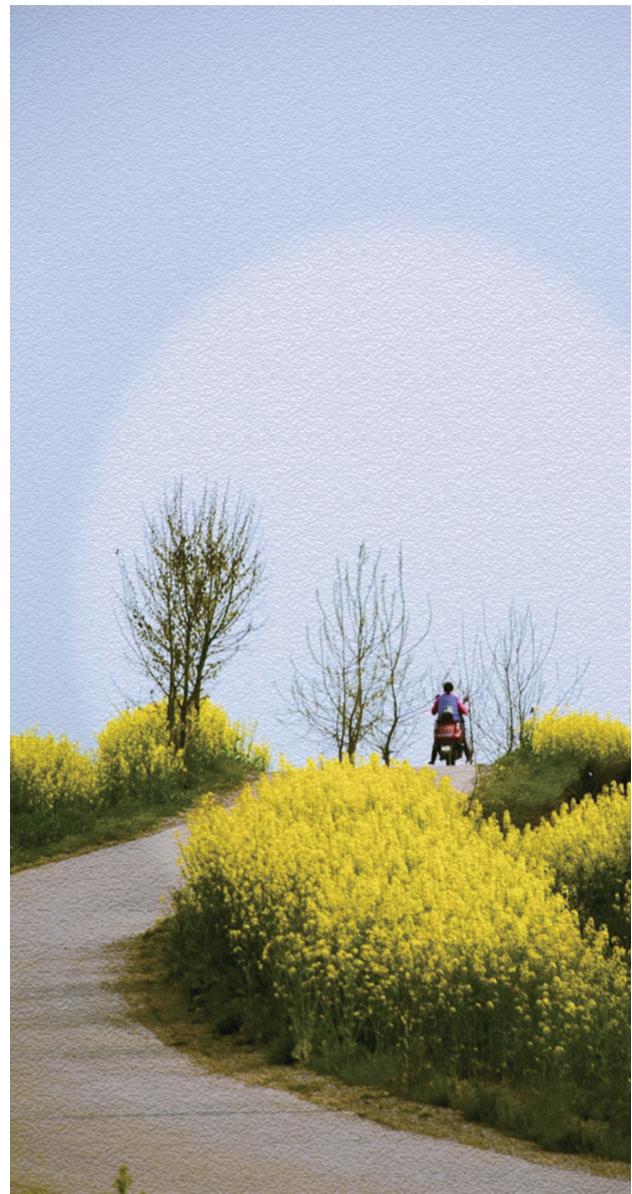
究竟要买鹅的哪个部位，还应考虑到经济和个人偏好的因素。家庭主妇买得最多的是鹅肉，因其性价比最高，最适合居家过日子；鹅掌和鹅翅是经典的下酒菜，但并不适合牙齿缺损的老年人……

外地人来到定远，经常会问及老鹅头，看来老鹅头已经被公认为是定远卤味的极品了。鹅中最贵的一个部位，整只鹅的精华几乎就在鹅头上了。鹅头肉质软滑，胶质居多，爱吃的人，连脑子都挖出来吃掉，嫩滑而带有独特的甘香，实在令人回味无穷！鹅头从中间一劈两半，再把尖嘴部分去掉，里面的肉质饱满劲道，还有鹅脑和鹅头顶的肉冠，口感都很特别。

一只卤鹅，除了鹅头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美味好吃的部位，比如鹅肝、鹅胗、鹅肠、鹅血、鹅掌、鹅翅等。即使是鹅肉，不同部位滋味也往往各不相同，大体是肉多的部位甜，脂多的部位味香。

卤鹅已经成为定远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美食家纷纷慕名而来，我们也希望，能够将地道的传统卤鹅带出定远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定远卤鹅的精华所在。

一缕卤香，传递着定远的美好风俗；一块入口，品尝出定远的美食情怀。



乡路 李肖容 摄

## 诗五首

王传龙

文明创建从我做起  
得体言行整洁装，为人举止显端祥。  
文明诚信心胸阔，邻里亲和友善彰。

曲阳恋

皖东大地一枝花，将相城池绘彩霞。  
信步园林观盛景，留连忘我不思家。

家乡巨变

往昔家园旱瘦荒，从今故土着新装。  
曲阳城貌美如画，创建文明奏乐章。

贊定城

皖东腹地嵌珍霞，美丽乡村是我家。  
三色龙腾鹏万里，文明创建显芳华。

文明创建靠大家

国富民强幸福家，安居乐业锦添花。  
腾飞定远骄三色，创建文明你我他。

## 忽而谷雨

胡艳娟

昨日才画槐花  
今又谷雨  
多想可以与旧友  
不核酸 不隔离  
品香椿 煮新茶  
摇着暮春里  
满眼的油绿  
在季节转身时  
醒着待山雨  
不管人间风云莫测

## 槐花

高发奎

槐花的香味，从邻居的午餐中  
飘出来  
槐花饼，儿时的记忆  
真好，我们延续着槐花的梦想  
麦田青青，麦浪声声  
再过些日子，麦子就要熟了  
用石碾碾成粉，用井水和面  
掺上冷藏的槐花  
你看，生活需要保鲜  
爱也需要保鲜  
让槐花开满山吧，让我们一起手下留情  
一不小心，我变成了槐花蜜



## 三代人的劳动观

黄廷付

我的祖父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，他一辈子生活在农村，见证了最辛苦的农村生活。祖父的前半生可以说是特别艰苦，尽管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土里刨食，却还是常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

祖父在靠天吃饭的年月里，用自己的一双手与命运抗争着。那时村里有句老话：三年淹，两年旱，只有一年吃饱饭。干旱时，祖父还可以从沟底挑水灌溉农田，可是遇到洪涝灾害，祖父握着铁锹，皱着眉头，却感到自己真的无能无力了。尽管祖父每年冬天都与村里人一起去挖河，可是连日的暴雨很快就把那些河沟填满了，这在祖父心里是难以抹平的伤痛。

我见过祖父那双长满老茧的手，特别粗糙，他每次想用那双手抚摸我稚嫩的脸时，我都吓得跑掉，躲得远远的，望着他。祖父看着自己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当年要没有这双手，怕是养不了这一大家人啊！”这件事是祖父一生最为引以为傲的，因为他用那双手在那贫瘠的岁月里养大了六个孩子。

祖父有一句口头禅：眼是孬种，手是好汉。即便是到了七十多岁，祖父还是天不亮就去拾粪，这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，他认为地无肥不长，他还是相信农家肥，直到科学种地的思想在农

村普及好几年后，祖父看着日益丰盛的粮仓，微笑着点点头，却还是没有丢下自己的粪筐。只不过，他把拾来的粪倒进自己的菜园了，那时候祖父已经退居二线，专心经营自己的菜园子。

我父亲出生在1952年，是长在红旗下，走在春风里的一代人。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参军，在军营里呆了七年，七年的军旅生涯让父亲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。父亲转业的时候，原本有一个去当工人的机会，但他放弃了，他说：“我是一名党员了，现在我的家乡更需要我，我要去建设我的家乡。”

父亲在部队里学会了开拖拉机，他知道大型的农场已经开始机械化的耕种模式，而他的家乡还在使用牛耕人作。当父亲用自己的复员费加上从战友那里借来的钱，买了一台旧拖拉机，开回村里时，整个村子沸腾了，他们围着拖拉机说着，笑着，那场面比过年还要热闹。爷爷以前赶着两头牛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耕地，也只能犁三四亩地，而父亲的拖拉机一天少说也要犁二三十亩地，而且半天黑以后就无法犁地了，拖拉机有灯，晚上也不耽误耕地。那时候村里人都觉得拖拉机很神奇，他们称拖拉机为“铁牛”。父亲笑着对村里人说：“现在是科学种地的时代，咱们不用

## 岁月静好慢品茶

管淑平

我爱茶，也爱喝茶。通常，在一栏清风的上午，或者在一窗明月的夜晚，我都不会忘了要留出一段泡茶、喝茶的时间。

随着空气当中翻腾出一缕淡淡的清香，一股苦涩的味道也骤然在舌尖如花一样化开。它悄悄地弥散在整个小嘴巴里，我慢慢地回味着，不舍得咽下。时间，轻轻地从茶水的身边流过去，也从我小小的心上流过去，不惊不扰。喝着茶，那些与茶相关的记忆便不知不觉地在脑海中变得清晰了起来。

我的家乡在一个安静而祥和的小县城里，三面环水，四面环山，而山中又属茶树最多，家乡也因此得名“茶山”。每每谷雨来时，一首与茶相关的小调便如摇篮曲一样率先地进了我们的小耳朵中。“头茶苦，二茶涩，三茶好吃摘勿得。嫩香值千金。”这对于我们这样调皮的小孩来说，仿佛是一道游戏的请柬，因为，茶树渐渐丰盈起来，我们可以在茶园里捉迷藏。通常，邀上十几个小伙伴儿，大伙儿按猜拳的方式，定出谁蒙眼找人，然后我们纷纷藏好，不出声，就已十分美好。我至今也都忘不了当时找到小伙伴们的那种开心的笑声，真诚、灿烂，弥漫在山间。

谷雨时节，也是茶农们最为忙碌的时候。连绵不断的茶山，一排排茶树满眼翠绿，连呼吸着的空气当中也流溢着茶叶那清新的味道。一场雨的降落，茶树上开始抽出浅绿色的嫩芽儿。农人们挎篮背篓，忙着上山采摘茶叶。你远远地站在山脚下，都能听到他们那种幸福的欢声笑语，一会儿密集，一会儿疏离，真的是正在唱着的一首春天的歌谣呢！他们三三两两地点缀于一排排茶树当中，就像是正在忙着演奏一项春天的小节目，你择我摘，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一片茶叶，看起来并不显眼，但是，当它与数枚茶叶共同相聚在杯中，再经一道开水的滚烫，它们真实的面貌便顿时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当你能闻到茶香的那一刻开始，你被它们小小的生命气息，震撼着、感动着。随着沸水的洗礼，它们的身体也发生着变化，先前蜷缩着的干枯的叶儿舒展开来，香味也悄悄地被释放出来。它们就是这样，润物无声，在改变自己小小的身躯的同时，也成全着周围的环境。这是真正的蜕变和升华，是真正的无私。

喝茶是美好的，是曼妙的。就让我们带着一颗阳光般灿烂的心灵，邂逅一段茶的光阴，聆听一段茶的轻语！

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，把被土地占用的时间用到搞副业上去。”村里人在我父亲的影响下，又凑钱买了几台拖拉机，把农忙的时间大大缩短了，他们在农忙之后，组成了一个运输队，帮附近的砖窑厂搞运输，大大地改善了村里人的生活。

2000年，我大学毕业后，留在城里工作。刚开始几年，农忙的时候，我也请假回老家帮忙收打庄稼。堂弟嘎子看到我回来，他笑着说：“哥，现在是机械化耕种时代，你也不用专门请假回来，我有联合收割机、旋耕机、播种机，帮你收一下，也就一根烟的功效。”

后来我也听母亲说嘎子现在是村里的种粮大户，他家里各种农机都有，他从村里流转近200亩土地呢。

母亲终于在我的劝说下，答应把土地流转给嘎子耕种了。我看着嘎子黝黑的脸颊和比之前结实了许多的身体，问他为啥想着回老家种地了。他想都没想，笑着说：“哥，你也知道咱们的父辈和祖辈把土地当做命根子，可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了，老年人都干不动了，总得有人来接班。再说现在的政策好，还给咱提供优质的种子和化肥，还有农机，河道也完全疏通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洪涝灾害。”

母亲还对我说了一个事，“村里闲不住的老人经常去帮嘎子干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嘎子还给他们付工钱呢！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不禁点点头，眼前又浮现出从前的许多时光，时光里有祖父和父亲，还有嘎子兄弟和村里的许多人，他们都在忙碌着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